

上海市文史馆编



旧上海的 烟赌娼

百家出版社

旧上海的烟赌娼

上海市文史馆编

一家出版社

编 辑

沈飞德 姜豪 祝文光 叶广成

责任编辑

沈飞德

装帧设计

陶烈哉

版式设计

陶华南

旧上海的烟赌娼

上海市文史馆 编

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6 插页8 字数200,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 7-900000-20-8 / K·01

定价：3.30

代序

了解旧社会，建设新时代

上海市文史馆馆长 王国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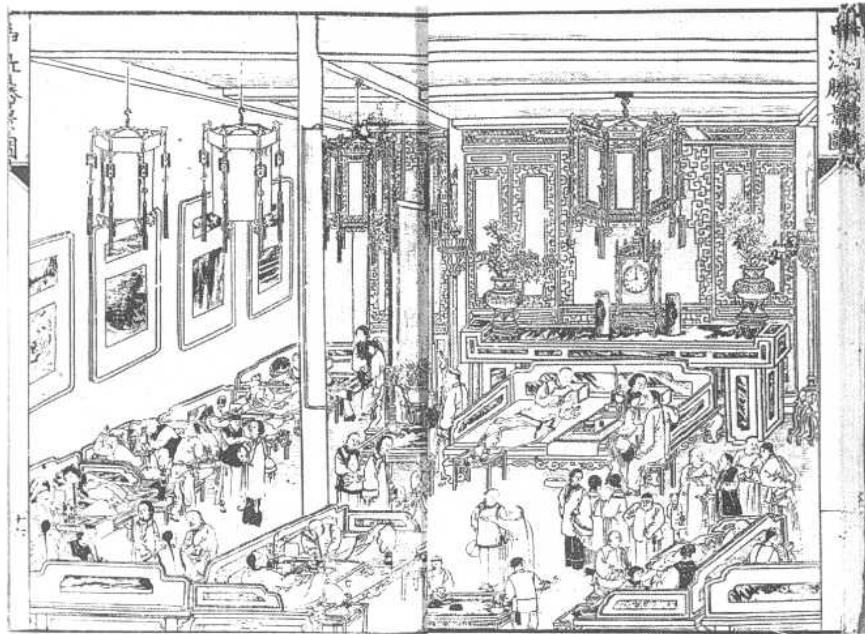
生活在今天，不能不了解昨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不能不了解已成为历史的旧社会。

旧上海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缩影。在这个素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东方大都市里，外国冒险家和中国的封建官僚、买办政客、地痞流氓及各类帮会等，不择手段地贩卖鸦片、开设赌场、逼良为娼，用以攫取钱财、毒害人民，致使旧上海烟馆之多，甚于米铺；赌场林立，名目繁多；妓院遍布，淫业鼎盛。所有这些，构成了十里洋场的阴暗面，也成为复杂历史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旧上海的烟赌娼》，正是对这个阴暗面的真实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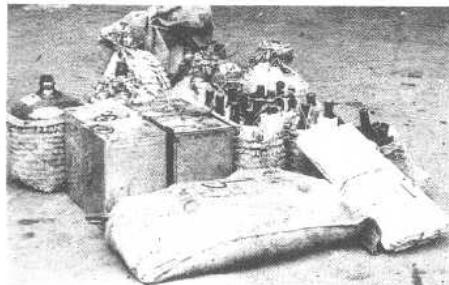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荟集了一批文史老人，社会贤达。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上海生活了大半个世纪，跨越了好几个朝代，经历过不少重大事件，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进文史研究馆后，勤于笔耕，撰写史料。为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上海的昨天，并为研究上海史提供一份为人忽视的资料，我们编辑了这本以旧上海的烟赌娼为主题的书。考虑到帮会与烟赌娼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也列入了一部分有关帮会的文章。为使全书内容更加充实，我们还约请有关单位从事上海史研究的专家撰写了文章。

展读《旧上海的烟赌娼》，可以清楚地看到贩毒、开赌、卖淫，这种社会畸形现象是如何在旧上海滋生、发展和泛滥的。在上海解放后，它们又被迅速肃清，成为历史陈迹。虽说这本书所反映的只是旧上海的一鳞半爪，但绝大多数的文章是根据作者亲见亲闻写成，史料翔实，可读性强。读者如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分析和研究，那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不无裨益，对全国的读者也不无参考价值。

一九八八年五月



△清末上海著名烟馆南诚信正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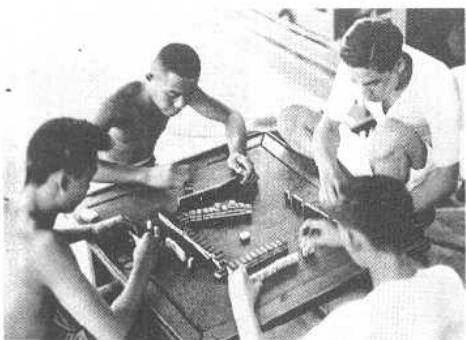
△被破获的制毒原料

▽被破获的制毒工场



▽敌伪时期南市九亩地的所谓“戒烟所”





△搓麻将赌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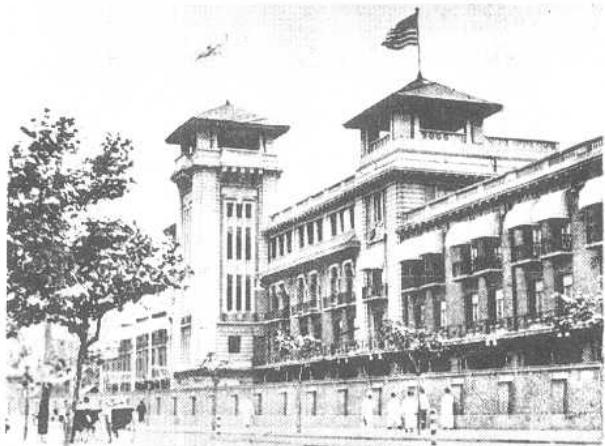
▷ 打花会的赌徒在石像面前烧香求梦，祈祷神灵保佑

▽清末搓麻将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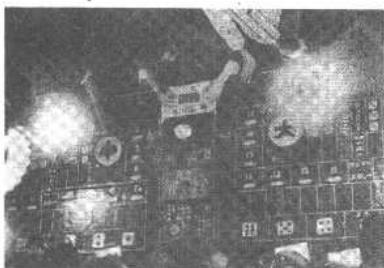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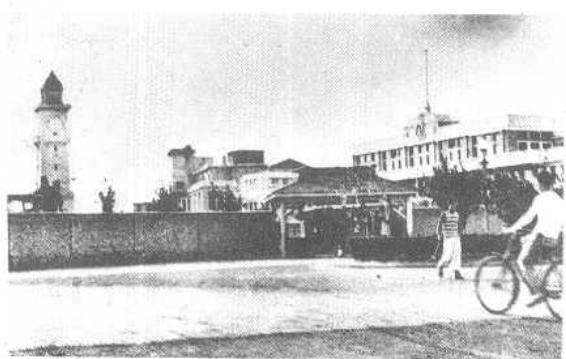
△跑马厅赛马即将开始时的场景



△上海跑马厅外景，在此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大香槟赛二次



△沪西“好莱坞”赌场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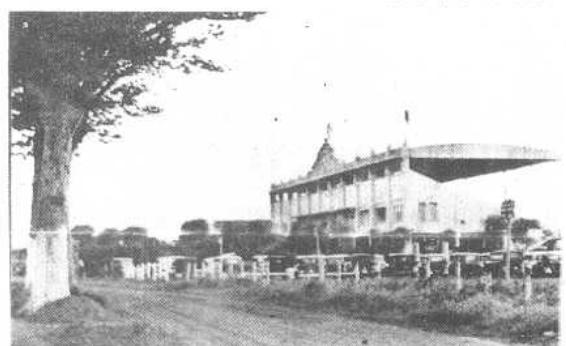


▽座落在南京西路王家沙口的中国赛马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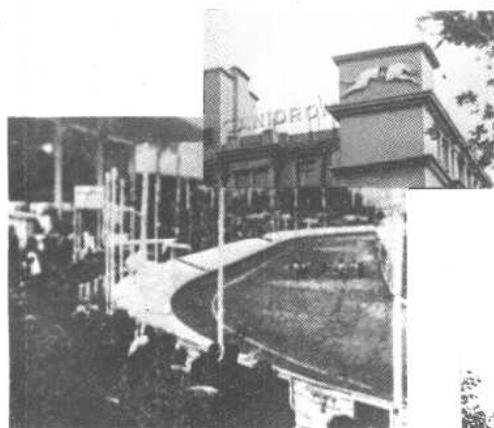
△江湾体育会路的江湾跑马厅外景



▽引翔港跑马厅大看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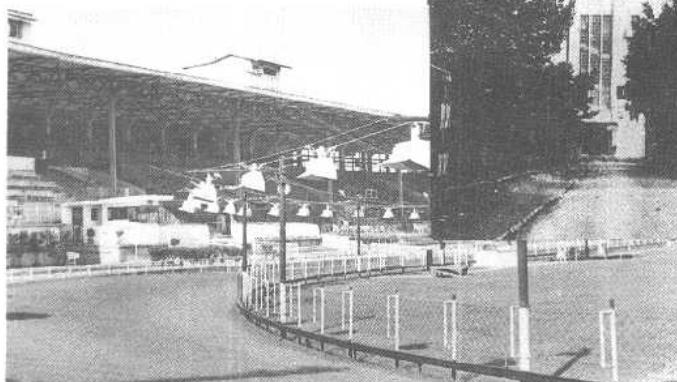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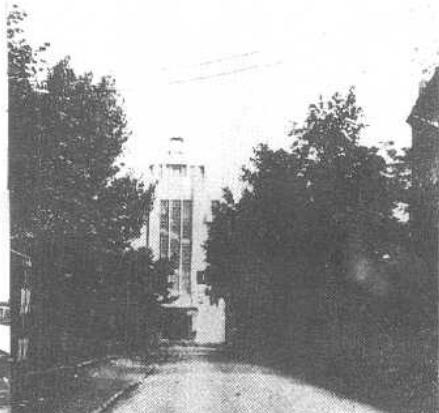


右上：逸园跑狗场外景和广告
左下：跑狗场比赛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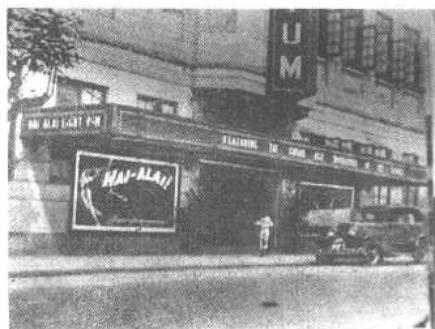
△逸园跑狗场

▽逸园跑狗场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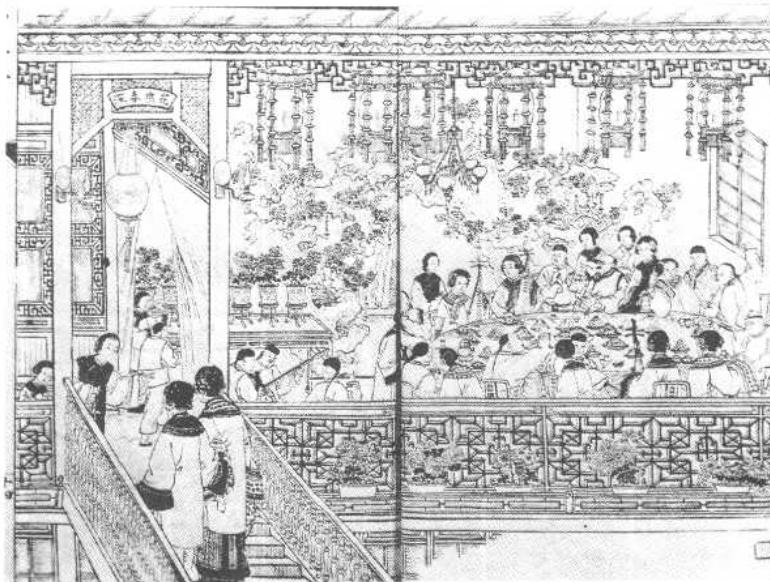
▽南京西路的万国体育会，
也是赛马界的俱乐部。

▽回力球场外景



△ 菊花山下挟妓吟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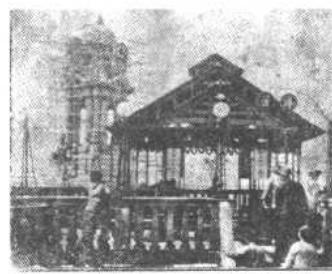
中江勝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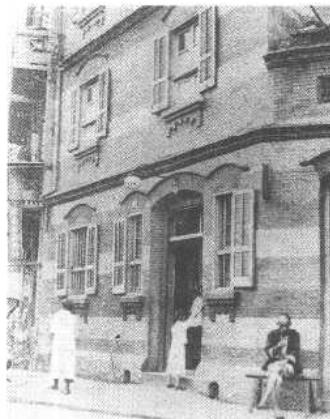
△长三妓院的佼佼者——富春楼



△永安公司屋顶花园天韵
楼特设的花界姊妹休息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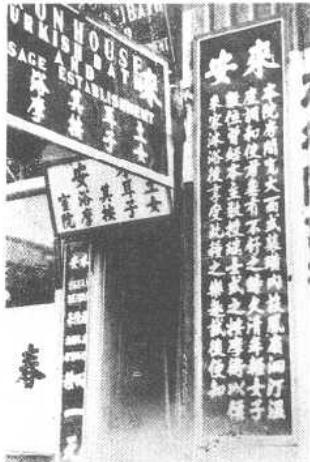


△法租界某处·俗称『韩庄』
的淫业场所





△西洋籍妓女集中的江西路



△展示土耳其浴室真相的广告牌



△土耳其浴室（按摩院）

△济良所的募捐启示

濟良分所募捐啓

捐冊捐款請 賦交
中華銀行代收隨卽掣取收條並列印存根以附核實

請捐濟良分所經費啓

濟良所設於念七年救出沉淪苦海之妓女甚多但僻在虹口
師善里知者尚少且妓女出行必有僕僕防備無能遠赴虹口
僕等因請濟良所西董在四馬路設立濟良分所專為收不
願為娼妓女之處所有經費均由華人認賄計自設立以來已
收多人需費日巨僕等縹力恐難久持因念人之所苦誰不如
我特訂捐冊廣為勸募且所中西省內收養日多租屋不便搬
為集捐建屋我等華人尤宜捐買地基以表一本之誠如蒙
倍允請書 台面捐數於左

清良所華董	嚴信厚 沈敦和 陳作霖
施開敬	曾鑄金清鑑
周晉鑑	全啓
蔣德鑑	
徐潤	
席裕福	
任錫汾	
汪龍標	
樂助	
樂助	
樂助	

目 录

十里洋场烟赌娼的历史考察	吴贵芳	(1)
旧上海的烟毒	平襟亚	(5)
鸦片贸易与鸦片流毒在上海	黄苇 戴鞍刚	(13)
鸦片流入中国和上海受害情况	洪荆山	(24)
鸦片大贩子叶清和	佚 文	(28)
抗战前上海的鸦片业概述	高洪兴	(46)
广东帮贩卖鸦片的一鳞半爪	李修章	(56)
专为毒品保险的“三鑫公司”	杨展成	(59)
抗战后的上海禁烟	刘光清	(65)
旧上海的赌博	平襟亚	(71)
租界时代规模最大的赌博场所——跑马厅	程泽济 毛啸岑	(80)
上海跑狗场黑幕	彭重威	(98)
远东的大赌窟——回力球场	毛啸岑	(106)
旧上海的打花会	吴祖德	(125)
西园赌场记实	姜梦麟	(132)
“181”号大赌窟内幕	秋 翁	(136)
轮盘赌琐记	斯尔鑫	(140)
诗迷赌博琐谈	徐碧波	(143)
“吃角子老虎”大骗子——杰克·拉莱	平襟亚	(145)
跑狗场和回力球场的组织点滴	徐 姗	(148)
明清时期的上海娼妓	薛理勇	(150)
旧上海的娼妓	平襟亚	(159)

民初上海娼妓一瞥	谢吾义	(172)
拯救娼妓的慈善机构——济良所	赵芝崛	(176)
近代上海黑社会见闻	薛耕莘	(179)
上海竹枝词中的洋场浮靡风习	顾炳权	(196)
孤岛时期的沪西歹土	马 骏	(205)
漫谈旧上海的帮会	姜 豪	(211)
袁克文与青帮	张志鱼	(227)
我所知道的一些青帮中人	邓汉宗	(233)
青帮“大”字辈张仁奎和赵成楼	王亚陆	(238)
编后记		(242)

十里洋场烟赌娼的历史考察

吴 贵 芳

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三千年的漫长黑夜，当它开始透露资本主义曙光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变成走遍世界开拓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的强手，前来猛敲中国大门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到来，促使中国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但它却需要保持中国前资本主义一切剥削形式作为自己压迫中国的支柱，因此中国不能不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上海以其优势迭加的地理位置，在江宁城下之盟中被列为最先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口岸之一，随后就出现了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多国租界。人们说，上海滩是被出卖的城市，是外国商人、冒险家的乐园。事实上，外国冒险家并不能做到一枝独占，它必需把掠夺所得稍稍分润给中国的官僚、买办、地主、高利贷商人；还必需把习惯依附于豪强势力的流氓无产者的帮会组织引为自身实施殖民统治的得力助手才行。鸟瞰上海大地，成片地覆盖着工厂、仓库、密如蜂窝的里弄以及垃圾山积瀰漫纵横的棚户区，那里是数以百万计的生产者贡献剩余劳动藉以维持低下生存的地带。另方面，又有块块绿洲错出其间，华屋连苑，高厦入云，灯火辉煌，城开不夜，那里就是冒险家及其追随者遥控社会生产，操纵人们分配、交换、消费，坐享其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生活的乐园。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在华投资达到饱和的阶段，左翼革命文化人用一句话来概括上海：“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历史已经证明，前者把上海引向了社会的进步，而后者就让它留在旧中国史册里。

作为这个都市罪恶渊薮的一面，其集中的体现，就是贩毒、聚赌和卖淫。

英国从 1773 年(乾隆三十八年)开始贩运鸦片烟毒到中国来，

五十年中一贯以海盗式的手段扩大销售量，迅速改变了中英间贸易中国出超的地位。上海是烟毒泛滥的灾区之一。据上海县《紫隄村志》(诸翟)：“鸦片洋烟，外夷所以毒害中国。……本村于嘉庆末年，始有一二吸食，近则烟墩甚多(开设洋烟铺者谓之烟墩)。地方官利其规而不禁，人家子弟多有破家亡身而痴迷不悟者”。鸦片成了打开自以为“无所不有”的天朝大门的利器。鸦片战争后，先是作为“例外”商品，大量走私人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就公开以“洋药”身份，在上海等口岸一次缴纳正税和子口半税后，可以遍走中国各地。长期以来，鸦片进口货值位列所有商品的四名以前，而上海进口鸦片货值则居全国各口之首。光绪间的《淞南梦影录》说：“租界大小烟馆数以千计。”吸烟者不止是市民阶层，还深入到了劳动群众，“至花烟间一开，而肩挑身贩者之腰缠罄矣。”至于郊县，“虽小小村镇，必有烟室。”真成了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局面。直到我国西南自种土产冲击了外贸垄断的市场，这个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以1910年为转折点，这年进口5541万余两的鸦片烟土，以后乃逐年下降；惟鸦片洋货虽减，流毒依然如故。贩运国产烟土者无一不是帮会大亨，他们向租界当局纳贡称臣，上海殖民者的既得利益，也依然安享如故。

鸦片烟毒，始自外洋。赌博与娼妓，历来各国都有。就上海一地言，历乾、嘉以至鸦片战争前夕，郊县“俗蠹”充斥，“游闲惰民，纵酒博赛”。“沿街设局，名曰宝场。乡民负担入市，百计诱骗，一经入局，宝具藏机，照珠揭面，移红变黑，公然肆夺。”“宝场更有大局，先期具柬约至宝所，供以盛馔，侑以歌姬，一宝则捐金成笏，抽头亦积币如山。开赌者丰衣足食，爱赌者荡产倾家”(《外冈志》)。在城市之内，由来也是一病。“匪人纠合豪棍，设赌局，诱财物。营兵之骯法者，反结连为利薮，且丛盗焉”(《嘉庆上海县志》)。鸦片战后，上海租界出现，旧时代的城乡俗蠹演变而为洋场流氓，“所恶于牌九司务者，谓其设局害人”，“呼卢得卢，呼雉得雉。日裝作富商大贾，往来于歌楼妓院中，翩翩裘马，照耀途人。一遇少年子弟之可欺者，多方引诱，献媚殷勤。或邀入青楼，或诱入酒馆，往还既稔，

渐不知鸟之离羣，鱼之上饵，然后胁其赌博，通宵达旦，负至数千金或数百金，则逼勒吓诈，反颜若不相识，务使其称贷以偿，然后已”（《淞南梦影录》）。然而这些诈骗钱财的工具，毕竟还是“土著文化”，有着一定的局限。洋玩意扑克牌的输入，胜负不再封顶，遂使马吊、牌九、麻将……一概瞠乎其后。外国冒险家在上海举行跑马香槟、跑狗香槟、回力球大奖赛，博者万千，渔利连城，使上海滩上大大增多了丧身失路者犯罪或轻生的社会新闻。随之，摩纳哥·蒙特卡洛式的轮盘大赌兴起，赌场乃成为公开赌博的又一罪恶场所。

封建统治下的官妓制，早在康熙年间被明令废除，说明商品经济的活跃，已到了商业上的交际往来十分频繁、社会上卖淫行业开始普遍的时候，嘉庆《淞南乐府》中就记到了“商船俱泊浦心，……日将暮，小船载土妓分宿各帮”。估计在那以后，上海县城之内出现了娼家集中的现象。鸦片战争后，太平军东征期间，妓院移地租界，最早分布在东棋盘街、北海路、广东路旧宝善街一带。光绪中叶，由南而北，福州路成为中心。以后又由东而西，逐渐扩及四隅。一时洋场文人群起歌颂的“沪北弹丸蕞尔之地，而富丽繁华甲于天下”，主要也就是对上述妓院区域的倾倒；“几人陆海叹沉沦，几辈腰缠化作尘”（《淞南梦影录·题词》），又咏叹了对冶游者悲惨下场的惋惜。清季上海租界上的卖淫，脱胎于封建旧中国商业都市的卖淫，然而由于租界的条件，艺伎色彩正在迅速褪去，商品买卖机诈百出之风，日益明显。“长三”、“幺二”鼎盛期的光、宣朝代过去了，二十年代初，乃有组织游艺场、交易所而获大利的帮会资本家发起在法租界东新桥举办群芳宴乐院，它是分户卖淫的联营与扩大，使妓院进一步变得市场化。到了抗日战争结束，上海形成美蒋举行反共反人民内战的基地，灯牌妓院如雨后春笋，招揽冶游，分等列价，甚至全天开业，白昼宣淫，堕落污浊，侮辱损害，至斯已极。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建立在封建国家攫取赋税、封建地主攫取地租这样制度下的社会，寄生者群总是不断地在分化化合之中，

放散旧肌体的毒素与腐臭，对于社会的任何改革与进步，都是一种破坏力量。经过鸦片战争，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百零七年中，社会上的恶势力也像物种变异一样，产生了新的性状和特征。上海就是它的最好的典型，举凡贩毒、开赌、逼娼、走私、夥盗、打劫、敲诈、勒索，……一切犯罪行为，无不使人感觉到，它既有原来的黑暗道统，又有外来的西方影响，构成旧上海一幅幅《恶之华》式的，光怪陆离、错综复杂的魔道世界的画面。但是，现象不管有多么离奇，问题不管有多么复杂，如果人们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分析，它都是可以被理解的。同样，历史地看待今天的现实，我们也会清醒地认识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有多么重要。

（吴贵芳：上海博物馆研究员）